

青原禅系“曹洞”宗名发微

习罡华¹,刘云鹤²

(1,2.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西 南昌,330038)

[摘要]曹洞宗注重多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论整合。它对禅宗、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甚至于外典其他各种文化都颇有研究,自然涵养出别具一格的思辨气质,这在当时禅界是别开生面地勾连、呼应传统佛教的内在理论线索,是更宏观更广阔的高层次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进行的内在自觉整合,从而在文化上和理论上使佛教彻底中国化。曹洞宗名乃合其创立者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之名而来,这不但符合佛教宗派命名之传统,更彰显其学理建设之特点。若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由皈依曹山本寂而改宗云居道膺,这不但模糊了曹洞宗的特色,也抹杀了长久以来大批高僧大德捍卫曹洞宗名的历史。因此,曹洞宗名不仅是一个称谓,它还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品质,不仅关乎着禅宗派别特征的确定,也与我国佛教健康发展有重大关系,其名称最好坚持沿袭传统。

[关键词]曹洞宗;洞云宗;有理焉;有行焉;理论涵养;文化整合

中图分类号: B9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354(2018)04-0015-09

禅宗研究名家徐文明说:“曹洞宗的正式名称,应该从清凉文益《宗门十规论》开始。洞山一派,最初名为洞上宗,因为洞山门下人才很多,难分高下,洞上宗是当时共许的名称,而且一直沿用到后世。曹山本寂对曹洞宗的理论构建贡献很大,其门人在唐末五代时影响也最大,但其法系传承不久,宋中期以后都是云居道膺的法系,因此曹洞宗的名称虽然也得到认同,但更愿意将‘曹’理解为‘曹溪’(这一理解倒符合曹山立名的本意)。文益之所以如此立名,一则是曹山确实光大了洞山宗,二则是当时曹山系在洞山一派影响最大,三则是他本人长期住持曹山崇寿院,与曹山有关联。无论如何,曹洞宗的名称得到了后世的公认,成为洞山系的正式名称。”^①徐文明关于曹洞宗名的论述是有道理的。长期以来,曹洞宗是我国禅宗的两大派别之一,它具有浓厚的理论开创色彩,为中华文化作出突出贡献。近来有人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下文试对此问题略作分析,聊抒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洞曹宗与洞云宗

明洁禅师说:“道膺是洞山良价禅师的嗣法弟子,曹洞一宗的法脉实际上是由道膺祖师这一支发扬光大的,云居山因而成为曹洞宗的重要祖庭。鉴于道膺祖师在弘扬洞上宗旨方面功劳卓著,所以,有人提议将‘曹洞宗’改为‘洞云宗’。这里的‘云’,既指云居道膺禅师,也指云居山真如寺。”^②明

作者简介:1.习罡华(1975-),男,江西吉安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江西禅宗史;2.刘云鹤(1979-),男,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江西禅宗史。

基金项目: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7年教改课题“诠释、理解和感悟:《江西禅宗》教学改革研究”(主持人习罡华,项目编号是JGYB-16-78-26)、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数字化社会与地方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李红勇,批准文号赣教社政字[2014]10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年度青年拔尖人才人文社科项目“青原行思公案考释”(主持人:习罡华,项目编号是300098010406)、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禅宗七祖青原行思和青原禅风研究”(主持人:习罡华,项目编号:13CZS068)、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第二批(2013年度)科研创新团队人文社科项目“江西地方宗教研究创新团队”(主持人:习罡华,项目编号:300098010206)的研究成果。

① 徐文明:《唐五代曹洞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2页。

② 明洁:《祖庭烟雨:江西禅宗祖庭走访记之一·天上云居》,《禅》2013年第1期。

洁禅师对主张曹洞宗更名的人说得含糊笼统,纪华传则明确指出,是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主张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

曹洞宗开创于青原下五世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二人先后在江西高安县的洞山和吉水县的曹山传授禅法,后世称为曹洞宗。此宗虽云“曹洞”,而曹山以来的法脉四传以后即中断,唯洞山法嗣云居道膺一脉,得以传承。所以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此宗名字改为“洞云宗”。^①

纪华传所言不虚。戒毓法师 2008 年在中国佛学院求学,对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有较详细的考证:

曹洞一名出现的比较早,也显现出曹山及其弟子对他们一派禅法在当时之影响。但是曹山本寂一脉法系传到第三代后就没有传人,而曹洞宗真正流传到今天的,是洞山良价的另一个大弟子云居道膺法嗣。因此就曹洞的宗名上,当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晚年在江西云居山曾提起此事,认为曹洞宗的宗名,今天当叫洞云宗比较贴切。这也许是虚云老和尚振兴云居山时,一时之感慨吧!这是根据本院副院长传印长老之口述,传印长老早年亲侍虚公。笔者曾就曹洞宗宗名和传老提起,传老说出这一段公案。道膺禅师为洞山门下第一长老,在洞山语录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因此我们今天来看曹洞僧团,不能忽视云居道膺禅师的地位。就此问题,笔者请教本院曾在云居山住过多年的一位法师,法师告知笔者现云居山的现任方丈就是接的洞云宗之法。此问题看是小问题,但在曹洞宗的发展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件比较有意识的小插曲。因现在的云居山在当代的佛教地位,为佛教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大家关注的。^②

据以上考证,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当为确切之事。虚云与太虚并称为影响中国 20 世纪佛教发展的两大高僧。虚云更因其坚持苦修和注重传统而赢得大量信徒,一些僧人对他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他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的观点,甚至在实际中已经得到贯彻。据《传开法师对江西佛教的贡献》记载:“传开法师(1923—2010)是我国当代高僧、禅宗洞云宗第五十一世传人。”^③

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这是一件关系到禅宗各派宗旨确定的重大问题,宜谨慎行事方好。禅宗内部早期史书中,《祖堂集》未见有曹洞宗名称之说。离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生活不久的法眼文益同为青原行思的法孙,曾对几个南禅宗派进行分析说:“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如谷应韵,似关合符。”^④可见,曹洞一名至少在法眼文益时即已确定。

《传法正宗记》对南禅五家在北宋时期的情况有记载:

正宗至大鉴传既广,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天下于是异焉,竞自为家。故有沩仰云者,有曹洞云者,有临济云者,有云门云者,有法眼云者,若此不可悉数。而云门、临济、法眼三家之徒,于今尤盛;沩仰已熄;而曹洞者仅存,绵绵然犹大旱之引孤泉。然其盛衰者岂法有强弱也,盖后世相承得人与不得人耳。^⑤

《五灯会元》卷第十三《洞山良价禅师》袭用上述的说法,并有所发挥:

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⑥

① 纪华传:《中国近现代的曹洞宗法脉传承》,《佛学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313 页。

② 戒毓:《曹洞宗之禅法思想》,中国佛学院官网 <http://www.zgfyx.cn/zjj/zgfy/zdeswq2007n/2012/04/06/150021913.html>。

③ 舒实波:《传开法师对江西佛教的贡献》,《东方禅文化》第 8 辑,第 7 页。

④ (宋)法眼文益:《宗门十规论》,蓝吉富编:《禅宗全书》第 32 册,第 5 页。

⑤ (宋)佛日契嵩:《传法正宗记》卷 8《大正藏》第 51 册,第 763 页下。

⑥ (宋)普寂:《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779 页。

北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卷七中记载：“曹山即洞山之嗣子，今不言洞曹言曹洞者。亦犹慧远即慧持之的兄，但言持远而不言远持，盖由语便而无他。丛林或指曹为曹溪，盖不知世裔来历之远近，妄自牵合。”^①从睦庵善卿的论述来看，曹洞宗名之“曹”，除了被认为得自曹山本寂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得自于曹溪慧能，但被他所否定。

上述资料显示，曹洞宗是由洞山良价开创，而最终由曹山本寂完成。前人虽多以“曹洞”之名称呼良价和本寂师徒创立的青原禅派别，但以“洞曹”来称呼此宗者亦不在少数，试举几例以证明之。明代语风圆信、郭凝之编《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说：

师讳良价，会稽俞氏子……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洞曹宗”。^②

明末高僧觉浪道盛乃曹洞法裔，维护曹洞宗旨之心甚切，为此曾经长期与临济宗进行辩战。其《传洞上正宗三十三世摄山栖霞觉浪大禅师塔铭并序》说：

灵鹫拈花，首传叶祖。少林溟泛，始辟东土。五叶二株，天撑地拄。几危之间，岂不握吐。卓哉洞曹，声振寰宇。^③

日僧宜默玄契《重集曹山元证大师语录自序》说：

洞曹语录之于支那，郭黎眉所辑录也，是亦今而古则未也。虽然非全璧，光润亦非燕石之属也。于是不佞，拔出荷玉之教于《五宗录》中。取其所取，舍其所舍，或陈编以补其阙，语录成矣。^④

综上所述，曹洞宗主要是由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合作创立的，改名称乃和他们二人驻锡地首字而来，这符合禅宗派别定名的传统。在曹洞宗五位君臣理论的创建过程中，云居道膺并未有什么贡献。除本名之外，曹洞宗在历史上有还有洞上宗、洞曹宗等名称，但并没有洞云宗的叫法。

二、“活人剑”与“杀人刀”

禅宗内部向来有“杀人刀”和“活人剑”之说，用以形容不同宗派和各个禅师的禅法之高下和功能之差异。下面试举几例来说明。

《祖堂集》卷第七《岩头和尚》：

夹山有僧到石霜。才跨门，便问：“不审。”石霜云：“不必，闍梨！”僧云：“与摩则珍重！”

其僧后到岩头，直上便云：“不审。”师云：“嘘！”僧云：“与摩则珍重！”始欲回身，师云：“虽是后生，亦能管带。”

其僧却归，举似夹山。夹山上堂，云：“前日到岩头、石霜底阿师出来，如法举著！”其僧才举了，夹山云：“大众还会摩？”众无对。夹山云：“若无人道，老僧不惜两茎眉毛道去也。”却云：“石霜虽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岩头亦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⑤

《祖堂集》卷第九《落浦和尚》：

师问：“久响宗风，请师一言。”夹山云：“目前无法。”师云：“莫错！”夹山云：“缓缓闍梨，山溪各异，任你截断天下人舌头，争奈无舌人解语何？闍梨只知道有杀人之刀，且无活人之剑。老僧这里亦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师进问：“如何是和尚活人之剑？”夹山曰：“青山不挂剑，挂剑勿人知。”……师闻此语，莫知所从，便止夹山。拈衣数载，不憚劳苦，日究精微。^⑥

① (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续藏经》，第64册，第414页C。

② (明)语风圆信、郭凝之：《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520页。

③ (明)觉浪道盛：《天界觉浪盛禅师语录》卷十二，《禅宗全书》，第59册，第321页。

④ [日]玄契：《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大正藏》，第47册，第536页中。

⑤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1页。

⑥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11页。

《祖堂集》卷第十《长庆和尚》：

僧到参次，师便把住，云：“莫屈著兄弟摩？”对云：“不屈。”师推出僧，云：“如许多时，虚踏破草鞋作什摩？”又一日，僧参，师拦胸把住，云：“莫成相触忤摩？”僧无对，师便托出。

有僧举似安国，安国云：“招庆今日有杀人之刀，亦有活人之剑。”僧举似保福，福云：“招庆杀活俱备。”中招庆云：“与摩则首者无过。”演侍者云：“赖得和尚与摩道。”师进云：“是也，不与摩道时作摩生？”侍者无对。师代云：“和尚若不与摩道，百杂碎！”^①

什么是杀人刀，什么是活人剑？《祖堂集》卷第十《安国和尚》说：

问：“如何是活人之剑？”师曰：“不敢瞎却汝。”“如何是杀人之刀？”师云：“只这个是。”因举《西域记》云：“西天有贼，盗佛额珠，欲取其珠，佛额渐高，取不得。遂喷云：‘佛因中有愿，我成佛果菩提，愿济一切贫乏众生。如今何得违于本愿，不与我珠？’佛遂低头与珠。”师拈问众：“向这里须得作主，又不违于本愿，合有济人。作摩生道？”众无对。师代云：“有愿不违。”^②

日本著名高僧和禅学大师福岛庆道说：“禅同时被称为‘悟的宗教’。所以，如果换个别的说法，那就是‘悟无的宗教’，用更加易懂的说法，可以说‘禅是教大家如何以无的境界来生活的宗教。’”^③因为禅宗是一种“无的宗教”，不能落入“有的境地”，故此禅师们都用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言语来表达这一主旨。其实，禅宗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公案，可以鲜活地解释什么是杀人刀和活人剑。

《五灯会元》卷第三《大梅法常禅师》：

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问：“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师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旧隐缚茆燕处。

唐贞元中，盐官会下有僧，因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和尚在此多少时？”师曰：“祇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甚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举似盐官，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师答以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大寂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甚么，便住此山？”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师曰：“作么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师曰：“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曰：“梅子熟也！”^④

《五灯会元》卷第十三《洞山良价禅师》：

师辞云岩……临行又问：“百年后忽有人问，还邀得师真否，如何祇对？”岩良久，曰：“祇这是。”师沈吟，岩曰：“价阁黎承当个事，大须审细。”师犹涉疑，后因过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

他日，因供养云岩真次，僧问：“先师道‘祇这是’，莫便是否？”师曰：“是。”曰：“意旨如何？”师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曰：“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师曰：“若不知有，争解恁么道？若知有，争肯恁么道？”……师自唐大中末，于新丰山接诱学徒，厥后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风，播于天下。故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①（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95-496页。

②（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6-487页。

③（日）福岛庆道：《禅是无的宗教》，高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5-86页。

④（宋）普寂：《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6页。

师因云岩讳日营斋,僧问:“和尚于云岩处得何指示?”师曰:“虽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设斋作甚么?”师曰:“争敢违背他!”曰:“和尚初见南泉,为甚么却与云岩设斋?”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祇重他不为我说破。”曰:“和尚为先师设斋,还肯先师也无?”师曰:“半肯半不肯。”曰:“为甚么不全肯?”师曰:“若全肯,即孤负先师也。”^①

马祖道一教授大梅法常之禅法是杀人刀,而云岩昙晟传授洞山良价之禅法为活人剑。曹洞宗宝典《参同契》说:“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住。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②杀人刀,依《参同契》所言是“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用现在话说填鸭式教育,使学人是“一根筋到底”;活人剑,依《参同契》所言是“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住”,用现在话说是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让学人能灵活地适应环境。

禅宗早期典籍谈剑之处甚多。敦煌文献 P.3591 卷甲本录有一首《洞山和尚神剑歌》:“异哉神剑实标奇,自古求人得者稀。在匣为言无照耀,用来方觉腾光辉。破由预,除狐疑,壮心胆兮定神姿。六贼既因斯剪拂,八万尘劳犹自挥。扫邪徒,荡妖孽,生死魔云齐了决。三尺灵蛇赴碧潭,一片晴光映寒月。愚人忘望剑克舟求,奔他浊浪徒游游。抛弃尘源逐浑湃,岂知神剑不随流。他人剑带血腥,我家剑兮含灵明。他之有剑伤物命,我之有者救生灵。君子得之离彼我,小人有者倾其生。他家不用我家剑,时向高低早晚平。须知神剑弘难比,慑魔怨兮定生死。展即周游法界中,收乃还归一尘里。不逢斯剑异成难,得剑之人难成异。若将此剑镇乾坤,四塞终无陈云起。”^③这首歌辞因为是手抄本,有些错讹字,可以根据其他文献来校正。前引文所谓的“活人剑”,当即洞山良价所言的神剑。从《神剑歌》的内容来分析,所指并非一般意义的宝剑,而是一种超度俗人安定社会的良策。

禅宗青原系眼界胸襟十分开阔,对禅宗内部其他派别、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甚至于外典其他各种文化都颇有研究,自然涵养出别具一格的思辨气质,这在当时禅界是别开生面地勾连、呼应传统佛教的内在理论线索,实际上在后期禅宗如火如荼、洪水泛滥般的文化氛围之中,始终起着一种内在约束、整合和自我规范的可贵作用。^④由此往下一路,行思子孙们与唐代特别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某种亲切的理论互补,这种超越佛教之外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勾连、呼应,是更宏观更广阔的高层次上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所进行的内在自觉整合。总的思路上都是不但自信,而且注重多方面的思想义理之间调和融会,始终涵养着一种善于兼收并蓄、长于理论整合,而稍拙于实践以及自我宣传的整体气质。^⑤历史上不断有高僧大德奋起捍卫青原禅系高雅的文化品质,引发了禅宗历史上长期的僧净,现代史学巨擘陈垣对此考证甚详,^⑥兹不赘述。基于此,我颇疑前面引文所言“洞上宗”之“上”,乃“形而上者谓之道”之略写,“洞上宗”为“洞山形上禅宗”的简称。一管之见,还请方家裁正。

三、有理焉与有行焉

明末清初高僧嘯峰大然说:“五家宗派,虽同出曹溪,以共衍灵山一派,而子孙既多,未免不有令兄弟交相为痛者。是故近代以来,如中兴临济天童密云圆悟禅师之贤,而犹不免反唇而讥吾祖之圣谛不为、不落阶级与庐陵米价之句,则其他可知矣。”^⑦禅宗各派别在本质上虽说殊途同归,但形

① (宋)普寂:《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78-779页。

②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6-487页。

③ 上海古籍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④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⑤ 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28页。

⑥ 陈垣:《清初僧净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⑦ (明)方以智:《青原志略》,张永义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式上还是有些区别。六祖慧能去世之后,其诸大弟子各自承袭并发展了其学说的一个方面,南岳怀让重视如来藏之说,强调自性涅槃;青原行思与菏泽神会则重视其般若之说,强调自性菩提。怀让弟子马祖道一再次强调《楞伽经》在禅门中的地位,以对抗神会《金刚经》传宗之说。行思弟子石头希迁则重视作为三论宗鼻祖的僧肇之说,继承了南方佛教重视般若的传统,强调自性灵智。^①

青原行思临终前,曾经派嗣法弟子石头希迁前往衡山给师弟南岳怀让送信。《祖堂集》卷第四《石头和尚》说:

思曰:“你去让和尚处达书得否?”对曰:“得。”思曰:“速去速来。你若迟晚些子,不见吾。你若不见吾,不得床下大斧。”师便去到南岳让和尚处。书犹未达,先礼拜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向后人成阐提去。”师对曰:“宁可永劫沉沦,终不求诸圣出离。”师机既不投,书亦不达,便归师处。^②

这段公案在早期禅宗史书中多有记载,《景德传灯录》卷第五《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五灯会元》卷第五《青原行思禅师》中的记载基本相似。由此可知,石头希迁前往衡山给南岳怀让送信,在早期禅宗内部是广为承认的。对于这则公案,禅宗研究名家徐文明将其解读为:

上不慕诸圣,下不重己灵,于外离佛,于内无我,无上无下,无内无外,两边俱不立,这正是青原系的宗风。怀让对此当然是清楚的,不过这种境界高则高矣,若是初机,恐怕落空,于是他让希迁注意向下一路,有理有行。希迁觉得与怀让机缘不契,便道宁可永劫遭受沉沦之苦,也不向诸圣求取解脱,这与行思‘圣谛亦不为’的宗旨一致。怀让见希迁十分自信,不愿向自己求教,便休去。希迁个性很强,觉得与怀让无缘,书信亦不给怀让,就径直回来了。行思觉得希迁回来得太快了,问其原委,希迁据实禀报,然后向行思要求临行时许给他的‘锄斧子’,行思只是垂下一足,希迁大悟,遂礼拜,而且不久辞行,重回南岳,向怀让求教。行思垂示一足,与怀让‘向下问’意旨不二,有目有足,有理有行,有慧有福,方可成就大事。希迁知二师之苦心,得其旨趣,终成大器。^③

徐文明的解读具有一定的道理,所言“怀让对此当然是清楚的,不过这种境界高则高矣,若是初机,恐怕落空,于是他让希迁注意向下一路,有理有行”,则为人提供一种认识禅宗内部不填派别分野的路径,即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角度来分析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不同。禅宗后来演变成两大派别曹洞宗和临济宗,也可以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原则来进行判别。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激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未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忤。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

唐代圭峰宗密《禅那理行诸论集》(亦名《禅源诸论集都序》)是对禅宗诸家学说的总论,该书卷上之一:

① 徐文明:《曹洞宗归宗青原一系的原因初析》,《普门学报》第2期,2001年3月,第3页。

②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孙昌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7-198页。

③ 徐文明:《青原法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禅源亦名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情契之是禅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诸家述作,多谈禅理少谈禅行,故且以“禅源”题之。今时有但目真性为禅者,是不达理行之旨,又不辨华竺之音也。

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三《禅论》说:

达磨立法,要唯二种,谓理也行也……禅有理焉,禅有行焉。脱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资。行不废而理逾明,法无偏而功兼济。然后始可与言禅已矣。^①

据道宣、宗密和赞宁等人的论述可知,从六朝到两宋时期,禅宗内部修行一直存在理入、行入二路。禅宗起初派别众多,经过历史长期的淘汰,最后只剩下青原系曹洞宗和南岳系临济宗两派即是此一规律的体现,其中曹洞宗侧重理论风格,而临济宗则偏向实践路数。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南岳石头希迁大师》说:“师著《参同契》一篇,辞旨幽潜,颇有注解大行于世。”^②《南岳总胜集》卷中《南台禅寺》说:“至唐天宝初,有六祖之徒希迁禅师游南寺,见有石状如台,乃庵居其地,故寺号南台……石头和尚著《参同契》、《草庵歌》,善圆师刻于石。寺西有甘泉,透入僧厨,名之洗钵池。我朝太宗、真宗、仁宗三圣御书百余卷,石曼卿书‘释迦文佛’四字在寺前石崖上。”^③

宋代学问僧德洪觉范,曾经长期在衡湘地区活动,熟稔南岳历史掌故,其所著《石门文字禅》对石头希迁多有涉及,试举三列如下,《石头庵主居南岳仅三十年忽思还江南龙安作此寄三首》之三:“闹中抛掷亦奇哉,句里藏身活路开。生铁心肝含笑面,不虚参见作家来。”再《次韵游南台寺》诗言:“青原生下一角麟,单丁住山须底物。试垂一语传不朽,阿师锄斧成乾没。凭栏小立与僧语,浮云卷尽千峰出。永怀倔强韩退之,南迁正坐讥诃佛。山云开遮良偶然,自诧精神费诗律。阎侯爱山得云饶,胜处迟留多记述。慕韩每每手加额,见诗未读壁先拂。此公文不数班杨,微词天姿含未屈。”又《次韵偶题》说:“钝拙无人着眼看,一庵睡快如梁端。那知高轩肯过我,终日笑语成盘桓。畏公笔力不可敌,坐令三峡回奔湍。威棱王节照湘楚,夸声众口锋刀攒。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④

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和《草庵歌》是禅宗历史上两篇重要的文献,不仅论义广博,哲理深刻,而且文笔优美,唐代便“注解大行于世”,他本人到宋代还以“作家”名世,与大文豪韩愈、班固、扬雄、宋玉和屈原相提并论,甚至被誉为“释迦文佛”,其文章被叹为“畏公笔力不可敌,坐令三峡回奔湍。威棱王节照湘楚,夸声众口锋刀攒。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

由青原行思和石头希迁开创的青原禅法,通过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联手创立曹洞宗,最终得到完善。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十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

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沕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寝顿。会洞山悯物,高其石头,往来请益,学同洙泗。寂处众如愚,发言若讷。后被请住临川曹山,参问之者堂盈室满。其所训对邀射匪停,特为毘客标准。故排五位以铨量区域,无不尽其分齐也。^⑤

清代三山灯来《五家宗旨纂要》说:

洞山悟本良价禅师,会稽俞氏子……于唐大中末,届新丰山接引学徒,厥后盛化豫章。住筠州洞山,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横抽宝剑,剪诸见之稠林;妙叶弘通,截万端之穿凿。晚得曹山本寂,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回互。由是洞上宗风,播于天下;诸方宗匠,咸推尊之。盖洞山之宗,因曹山而显,故名曹洞宗。立此一宗,自洞山为之始也。

曹山耽章禅师,讳本寂。咸通初,访洞山悟本……山深器之,密印所证。遂乃依栖十有余

① (宋)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8-320页。

②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永乐北藏》,第153册,第247页。

③ (宋)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卷中,光绪观古堂影宋本。

④ (宋)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日]释廓们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70、447、457-458页。

⑤ (宋)赞宁:《宋高僧传》,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8页。

年，洞以类己，堪任大事。寂将辞去，洞云：“三更来，当授汝曲折。”果中夜至方丈，洞授以先云岩《宝镜三昧》、《五位显诀》、《三种渗漏》。毕，再拜趋出。曹洞家风，君臣道合，正偏相资；鸟道玄途，金针玉线；内外回互，理事混融；不立一法，空劫以前；自己为宗，良久处明之。^①

曹洞宗门人广辉禅师《重集洞山偏正五位曹山拣语并序》说：

偏正五位者，洞山大师之所作也。大师法界医王，宗门化生。凡有一言一句，皆为入髓入神。略开方便之门，爰制偏正之位。其言约，其理深。天不高，海不阔。若不曾参祖室，谁能测彼津涯？次有曹山大师者，新室之人也。早通真理，复遇明师。亲授其文，密传其旨。不欲坠于师道，见示学徒。上智之人，一隅易晓。中庸之士，三复难明。于是制颂排章，若获神珠出海；随文解释，如窥明镜照人。盖谓父作之，子助成其事也。^②

由此可见，曹洞宗的理论建构，主要由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最终共同完成，云居道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贡献。后世曹洞宗脉传承虽然由云居道膺一系传承下来，主要是从师承角度而言，其禅法理路还是坚持曹山本寂的精神。所以，曹洞宗名具有特殊含义，不宜轻易更改。

上文已经考证，主张将良价法派名称由曹洞宗改为洞云宗的是虚云老和尚。齐贤法师是江西广丰人，1956年上江西云居山依虚云老和尚出家。因其年小，动作灵利，书法很好，被虚云老和尚收为侍者兼真如寺书记。齐贤法师认为，虚云德清晚年卓锡云居山并圆寂于此，实乃属殊胜因缘。他说：

虚云和尚在来云居山之前，曾去过宝峰寺，宝峰寺是马祖的道场，他为什么不修复宝峰寺，而选择了云居山？这里面有很多曲折情况，一般人都不清楚。首先，1953年，虚老从北京召开完佛教协会成立大会之后，南行经过武汉，原来想去湖南修复沩山祖庭，没有如愿；其次，五三年那次朝宝峰寺，虚老一行最终并没有去成，后折回庐山，住在大林寺休养；最后，在庐山大林寺休养期间，得知云居山的情形，虚老才决定去云居山的……云居山本来是曹洞宗的祖庭，但是，虚老修复云居山时，没有挂曹洞宗的钟板，而是挂了沩仰宗钟板，原因跟这个有关系。虚老认为，五宗当中，除了沩仰宗之外，其他各宗都有自己曾经修复或存在的祖庭，唯独沩仰宗没有，为了延续沩仰宗的法脉，所以虚老便想出了这样一个权宜的办法，而且凡在云居山虚老所传出的法卷，绝大多数都是沩仰宗的法系。^③

虚云老和尚的末任侍者、庐山东林寺前任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传印长老说：“虚云老和尚觉得这个山的名字与他有缘，云居两个字，他个人的名字叫虚云嘛，虚空的云要找住的地方，这个云彩居住的地方，他非常投缘对这个地方。”^④据上述考证可知，虚云老和尚主张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不能排除具有个人情感因素在起作用。

虚云老和尚的高足、前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广东云门寺和南华寺方丈佛源法师说：“虚云老和尚会讲经、会说法，实际上他在家时读书不多，现在来讲，最多只有高中程度，出家了到处参学。”^⑤齐贤法师也说：“在虚老身边，传印是书记兼衣钵，我是书记兼侍者……在虚老身边，普通信件由传清二知客和传印处理、回复，一般经虚老看过然后寄出。重要的信件，如给李济深、叶恭绰等人的信件，则由传士大知客师代笔起草。”^⑥据佛源法师和齐贤法师所言，虚云老和尚对洞山禅法特质以及曹山本寂在其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未必有深刻理解，他若对此二者有深刻认识，凭着他对中国文化和佛教禅宗的热爱和忠诚，他必定会坚持维护曹洞宗名而不改用洞云宗名。

① (清)灯来撰，性统编：《五家宗旨纂要》卷中，《禅宗全书》第35册，第341-342页。

② [日]京都藏经书院编：《智证传·重编曹洞五位显诀等》，书林书局，2015年，第55页。

③ 齐贤口述，明尧整理：《回忆虚云老和尚点滴》，载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

④ 曾子墨：《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佛缘网站 <http://www.foyuan.net/article-134370-1.html>，2010-10-24。

⑤ 佛源口述，叶瑛整理：《佛源法师对虚云老和尚的会议》，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46页。

⑥ 齐贤口述，明尧整理：《回忆虚云老和尚点滴》，载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七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四、结 论

曹洞宗名乃合其创立者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之名而来,这不但符合佛教宗派命名之传统,更彰显其学理建设之特点。若将曹洞宗更名为洞云宗,由皈依曹山本寂而改宗云居道膺,这不但模糊了曹洞宗的特色,也抹杀了长久以来大批高僧大德捍卫曹洞宗名的历史。因此,曹洞宗名不仅是一个称谓,它还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品质,不仅关乎着禅宗派别特征的确定,也与我国佛教健康发展有重大关系,其名称最好不要更改。

《禅林僧宝传》卷第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说:“《宝镜三昧》其词要妙。云岩以受洞山,疑药山所作也。先德惧属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种渗漏》之语,见于禅书。大观二年冬,显谟阁待制朱彦世英赴官钱塘,过信州白华岩,得于老僧。明年持其先公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当为发扬之。’因疏其沟封,以付同学。使法中龙象,神而明之,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亦世英护法之志也。”^①慧洪觉范是临济宗黄龙派门徒,却坚持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合创了曹洞宗,还将曹山本寂列为其书卷首,并孜孜于“尽微细法执,兴洞上之宗”。

慧洪觉范乃博学多识之高僧。其同时代人侯延庆说:“余索其书而观之,其识达,其学诣;其言恢而正,其事简而完;其辞精微而华畅,其旨广大空寂、宥然而深矣;其才则宗门之迁、固也。”^②慧洪觉范有“迁、固之才”,故而能整肃宗门道统。

(责任编辑:宋庆梅)

Expos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Name of Caodong Zong

Xi Ganghua, Liu Yunhe

(1,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8)

Abstract: Caodong zong is an important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which has been good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all the time. Caodong zong was founded by Dongshan Liangjia and Caoshan Benji who was good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all the time. In recent time, some people propose changing the name of Caodong zong into Dongyun zong, making this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loyal to Yunju Daoying from true to Caoshan Benji, and this is a wrong assertion because of Yunju Daoying's faultiness at constructing theory and integrating different cultures into one. The correct way for the religious sect of Qingyuan Zen system is keeping using the old name, but not changing into a new one.

Key words: Caodong zong; Dongyun zong; Theoretic; Practice; Constructing theory; Culture integration

① (宋)慧洪:《禅林僧宝传》,吕有祥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② (宋)侯延庆:《禅林僧宝传引》,载(宋)慧洪:《禅林僧宝传》,吕有祥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序引第3页。